

毕派艺术从何而来

童自荣

我希望我以下的文字,能引起“杯友们”的讨论。

我是个“中西结合”的主,既迷洋的电影、音乐,也迷非常本土的沪剧、评弹。可惜,这些领域的大家,像王盘声、袁滨忠、蒋月泉、严雪亭等,至今无人可以替代。袁滨忠的音色更是人说100年不至多出一个。说起这些,我和我太太都不胜感慨。而富有江南特色的越剧,为之着迷的是我的太太。难得的是,她还留下一张像模像样的戏照,再想象她小丫头的时候,跟屁虫一般在她外婆后面进剧场观摩的一幕幕,惹得我暗自发笑。本以为她会钟情于我亦有所知道的尹桂芳、徐玉兰一类大家,没想到最近她坦言,自己最欣赏的越剧演员是毕春芳,真让我吓了一跳。

“迷毕派怎么了,有什么不可以?”她是有理由的,听她侃侃而谈一番之后,我便被说服。她认为,毕派艺术唱、演俱佳,毕春芳在台上的表演,潇洒自如,扮相也极英俊,挑不出什么毛病。唱腔的特色又极鲜明。代表作如《王老虎抢亲》《血手印》《梁祝》《红色医生》等等,让她赢得了巨大声誉,拥有众多的戏迷,声势应当不亚于越剧大家尹桂芳。

“凡毕春芳的戏我基本都看过。”说起毕派她便精神亢奋,两眼发光,那份热情也深深感染了我。往深里说,这是一份对中华文明、文化的热爱,真是值得为之点赞的。

我曾在一个饭店就餐时偶遇毕春芳,当然我是远远地隔桌相望。这位大艺术家给我感觉是毫无明星架子,坐在那儿的她就是一个随随和和被人邀请进餐的普通市民。这样的心态并非明星都容易做到的吧。

毕老师去世前不久举办的庆祝她九十大寿日的活动,在组织上和她的家人、戏迷们的热心推动下,为她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她在感言中,反复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是有缺点的,欢迎大家批评帮助。”我相信她的真诚和由衷。她的不断进步、取得新的成功,恐怕少不了这个。我忍不住想强调,毕春芳老师在艺术上的一大贡献是有自己的创造性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创立了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毕派艺术。说容易,做到,极不容易,要深深向她致敬!看今朝,比她年轻或年轻得多的越剧演员,恐怕都会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带普遍性的问题,那么,多和毕老师比一比,找一找差距,向独创性能够得到迷迷认可的方向加倍努力,探明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希望你们不要让我们戏迷失望!



边看边聊

日前,去南京夫子庙一游,被一家店鸭血粉丝汤的香味所吸引,忍不住停下脚步来品尝一碗,整张嘴巴一下子都沉浸在“鲜”的世界里,整个记忆也随之回到了过去。

儿时的冬日,母亲常让我带我去曹家渡健民浴室洗澡,哥却领我去了弄堂里的万航浴室,他说用省下来的钱去五角场饮食店吃碗鸡鸭血汤。哥还在淋浴时,我已快快穿好了衣服,一路小跑至饮食店,排队买筍子,等位子,待到哥匆匆赶来时,我的台子上已经摆好了两碗鸡鸭血汤。哥又用他的零用钱买了一客四只的生煎馒头。鸡鸭血汤里浮着一撮碧绿的葱花,宝石般的鸡鸭血,肥肥的油豆腐,灰色的鸡鸭肝和卷起来的鸡鸭肠,再撒上一撮胡椒粉,令人胃口大开。不一会儿,我的碗里已捞不着东西了,我干脆端起大碗,一口气把汤给喝光了,又风卷残云般吞下了两只生煎馒头,抹抹嘴巴与哥搭肩而归。

五角场饮食店的鸡鸭血汤在曹家渡一带非常出名,店门口排起的长队时常要弯到旁边的弄堂里。门口的煤球炉是由大柏油桶改制的,直筒式的钢宗锅里熬着大骨头汤,简陋的店里有六七张油腻腻的台子和十几只方凳子。店门外地上也放着一只大钢宗锅,里面浸着大半

桶的鸡鸭血,一根橡皮管子伸进桶里,自来水冲刷着鸡鸭血,溢出的水顺着马路流进了阴沟洞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们几个小青年几乎天天在街道为他人值班,为的是那七角钱的值班费。晚

鸡鸭血汤味道浓 陈建兴

亲再把鸡鸭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铅桶里,用滚烫的开水焯毛,不一会儿,拔毛、开膛、清洗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剥鸡鸭,洗鸡鸭,用剪刀剪开鸡肠,剔除污物,用自来水洗了一遍又一遍,切成了一段一段的,弄干净后,盛满鸡血的锅里横竖划几下,算是切好了。铁锅沸腾了,母亲将鸡血分盛到几只碗中,撒上葱花、生姜丝、味精、胡椒粉等。母亲一边煮,我一边已垂涎三尺了。鸡血汤端上桌,顿时,一股香气弥漫开来。我先用调羹舀了一口汤,真鲜哦,绿油油的葱花点缀,滴上几滴醋,有点酸酸的。嫩滑的鸡血,富有嚼劲的鸡肠,鲜美的鸡鸭,简直是此物只应天上有,人生难得品几回。

现在,我也会时常去一些店里喝上一碗鸡鸭血汤,可再也喝不到那时的味道了。物以稀为贵,大概就是这么个理吧!

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过一本《少林将军许世友》的电视文学剧本,因为当时许世友上将还健在,只好称其为“徐司令”,剧名就按导演的意思写上:“金戈铁马战胶东”,因为许上将亲笔书写过“我在山东16年”。

1979年我在洛阳外语学院干部进修班学习英语,学日语的同学习远平特邀我去广东住几天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赴五羊名城。在羊城参加纪念“八一”建军52周年的大会上,他们引荐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广州军区司令员、开国上将许世友。他身高1米66左右,很敦实。黑紫脸膛一身军装,风纪严扣,像一座铁打的罗汉。他笑呵呵地起身说道:“娃娃好。”并和我握手。我疼得叫了起来,我说:“我还没使劲呢!”旁边的杨尚昆、习仲勋伯伯等大笑起来。这是我唯一一次零距离拜见这位将军。

今年“五一”,他的女儿许华山历经10年左右,终于写成了19万字的《父亲——还原真实的开国上将许世友》,送给我“指正”。看着幅幅照片和网页文字,如又拜见许伯伯,我不由热泪盈眶了。许多往事又如电视画面般不断闪现脑海。

1985年10月22日下午,上将病逝于南京军区总医院。

华山戴着黑纱来找我,我们一起去找著名书画家范曾落笔写简历碑铭。范兄很乐意而为,不但大字写了“许世友同志之墓”,还花一天一夜时间浓缩上将让告上戎马一生大事,最后删定为五百字左右的小楷碑文,趁豪逸正浓再挥毫以崇敬心意画了一幅《少林小师傅收牛图》。

夜光杯

少林将军许世友

万伯翱

各种书刊传说最多的还是许伯伯身怀高超的少林功夫,在多次采访华山及伯母田普和读《父亲》此书中,又得到进一步印证,书此以补读者。

许世友小时候家境贫苦,8岁就进嵩山当小和尚了。须眉高僧见这孩子敦实、憨厚、吃苦耐劳又不失机灵,就愿意教他许多基本功。木板上的单手倒立,一练就练了三年,“贴壁”“吊臂”练了八年,许多功夫练就时他已成长为英武少年了。谁知第一次回家探亲,就如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下山接母一样,惹下了大祸。他回到家乡河南新县故里村边,恰巧碰见一地主老财的家丁正毒打其胞侄,还挥拳猛击劝架的许世友。华山说,他父亲只是下意识挥动右拳和小前臂挡住了对方击来

的拳头,然后又是自然退避一步形成了习武的弓箭步,顺势不急不火地扫腿,正中恶人胸口,却只见彪形大汉当下就口吐血不止,如大麻袋般沉重倒地了。走上细看,已断了气。许世友不敢久留,连夜拜别老娘亲,潜回少林寺,跪叩师傅,道出实情。师傅不由一惊,自己掏出八块大洋,“怨僧不能远收留你,小徒弟远走高飞吧”。许世友是按寺规,硬是打出的山门,后来他在南京告诉女儿:师兄高手在我之上大有人在,我单枪匹马他们是杀不出这少林寺的,他们是让我三分呀。另一位开国中将钱均也是位投奔少林寺的贫家子弟,他曾告诉华山说:“那天山门外充满着拳脚、棍棒和怒吼声——真是惊天动地,打得太凶了!你爸爸硬是打出了我嵩山少林寺山门。”离开少林寺,许司令历经各种艰险困苦,最终还是找到了红色苏维埃政权,从此正式进入了我中共的部队。八年的少林生活,给了许司令深厚的武术功底,拳脚、棍棒、刀枪,样样了得。他多次成为红军敢死队队长,“许和尚”三字名冠三军。他夫人田普不止一次对我说:“你许伯伯除了武艺好,还能飞枪打中麻雀呢!也不少打死狼和野猪!”老夫人也是贫苦出身的姑娘,后来当



“俺来……” 铅笔素描 杨继仁

了八路军,从此就和许世友结为终身革命伴侣,在2017年也辞世西去了。

至于传说中的“飞檐走壁”,华山曾多次当面问过。“我是人,当然飞不起来,只不过轻功好,一丈多高的房子我当年能纵身蹿上去!也练就了夜猫子身手,我上房行走脚下也不会踩碎一片瓦!”父亲正经回答女儿。

田普阿姨还对我说过:“你许伯伯的铁砂掌也厉害呀,他在桶里黄豆小米和细沙中不断插练千百次。磨掉不知多少皮肉,血流不止后结疤,消肿后再练。他真的能抓人一把肉,叉人五个洞呢!”这就是1979年我在广州和许伯伯握手疼痛得嗷嗷叫的原因吧。据说他握手经常让对方叫苦不迭。田姨还说他一口气能砍断好几棵杉树。不知是多粗的树,如何能用铁砂掌砍下去的

呢?至今我一直还疑问着。

1958年秋,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“将军下连当兵”的指示,时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首先脱去将军服装,也脱下穿惯了的自己打的麻布草鞋,换上士兵装和解放胶鞋,到浙江宁波海防前线六连当上等兵。其间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秋季还一起扑向冰凉的海水大练武装泅渡,甚至同练攀登绝壁。大家都知道他这位少林武功高手将军的赫赫战功和武艺,他并不回避给指导员讲红军时代战火淬炼的故事。他还应官兵要求表演了拳术、棍术,因为当时找不到大刀。将军说:“战时,少林棍更有用,随手砍个小树削去枝叶,或削个大竹子就能当武器用。”这真是:

少林苦练功,大刀神鬼愁。三星封上将,下连当小兵。

少时回连当上等兵,他并不回避给指导员讲红军时代战火淬炼的故事。他还应官兵要求表演了拳术、棍术,因为当时找不到大刀。将军说:“战时,少林棍更有用,随手砍个小树削去枝叶,或削个大竹子就能当武器用。”这真是:



初秋微凉夜色深重,与儿时好友小聚后我疾步回家,生怕小区铁将军把门。此刻,小区门前喧嚣了一天的马路终于车稀人疏,分贝渐低,只有对面工地上的吊车还在不知疲倦地工作,吱呀之声隐约可闻。

入门两米径深处,发现七八位居民正低头围观着什么绿色植物,有窃窃私语,也有不时发出的啧啧赞叹声。小区门口从未在人夜时分这般热闹过,我凑近一看,也禁不住止步细观。原来是一盆已经绽放了一个小时的昙花,数片带状碧叶垂落地面,仿佛一个绿色的迷你舞台,其间簇拥的那朵花,花瓣如少女短裙层叠有致,瓣瓣相依,花蕊密密匝匝,似拔长的细豆芽,弯卷缠绕,像极了女孩青春时代的秘密,似乎尽在眼底,却猜不透从何而起,又至何而止。

第一次看到昙花的我有点惊喜,听到邻居的议论后更是感到庆幸。原来这是新搬来的邻居因为房屋装修,苟弄的

花草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安居之地,索性把它们暂时移居在小区走道一侧,既可以让它们吐故纳新,又能为我们这个逼仄的小区添上一道风景。我打量站在花盆边的护花使者,这是一位温和白皙的中年男人,他微笑不语,不时用手机拍下花朵绽放的每个瞬间。我们感谢他的大方,敬佩他的花艺,他只是轻声说:“能一起看花就很开心,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嘛。”

回想起五年前刚搬到这个小区时,目睹个别邻居为了争夺停车位大打出手,叫骂声此起彼伏,甚至躺在地上耍泼赖,就汗颜不已,心生后悔。而今遇到这样一位有爱心的邻居,不免暖意渐升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主动奉献养在深闺的名花,让更多的人饱览奇花秀色,收获的岂止是一份快乐呢?

夜未央,花未谢,今夜小区景色旖旎无限。

秋 昙

章玉华



与侄外孙淘淘有个约定,待他高考录取出了结果,一起去爬泰山。所愿得偿,外孙与姥爷如约而行。9月3日上午9点30分,爷孙俩背着行李从岱庙北门出发,向着岱顶奔去。

是日,泰山天候大好,微风徐来,万里无云,从山底一眼望到山顶,云山雾罩的目标一下子清晰起来,仿佛爬山的动力也从2.0增加到2.0T,步履很快提速。泰山步道,景色宜人,松柏相迎,小溪流水潺潺,声响悦耳。道路两侧不时现于眼前的人文景观、厚重的石门牌坊,记录着每一段山路的历史与人文。岱宗坊、红门、一天门、孔子登临处、嵌在大山石的书法石刻,引人入胜。我读史出身,对此情有独钟,每遇石刻总要耽误些时间端详一番;淘淘有书法童子功,颜体入手,虽为学业断断续续,

却也认了不少各个书体的文字。爷孙俩时常一起用功,蹭过诸多生僻艰涩的难字关,相视而笑。

拜过经石峪佛经摩崖石刻,山道曲折陡峭起来,爬山的难度系数增了不少,爷孙俩的步幅开始放缓,此时精神的力量与鼓动或许更大,便寻思着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。我的故事从四十年前第一次爬泰山讲起,那是1980年春天,正读山大历史系一年级第二学期,系里组织我们去曲阜三孔和泰安岱庙泰山考察。那时候时兴晚上十点钟爬山,天亮之前赶到岱顶看日出,天亮后在山上转转,然后原路下山。实在太累,到了泰安火车站等回济南的火车,站在广场就睡着。下山时背在身上的书包都想扔掉,还是一位女同学帮着背了一段路程。一直期待着同学们再一起

爬一次泰山,一定给她背书包,还上这段同学情。淘淘说,他上初中时学校里组织爬过泰山,那时候已经有些索道了,带队老师可以说乘坐索道上下山,或者爬泰山。妈妈给了三百块钱,坐了索道就两手空空了,还要到曲阜,只得选择上下步行。过去几年,记忆最深的是一个累字。

爬泰山

许志杰

山上的风景其实不只人文山色,上山人和下山人迥异的表情和话语也是一道风景。与我们并道而行的几位男女,步履倒算跟趟,其里一位女性很有耐力和韧性,碰见下山的人必问到大山石的书法石刻,引人入胜。我读史出身,对此情有独钟,每遇石刻总要耽误些时间端详一番;淘淘有书法童子功,颜体入手,虽为学业断断续续,

十八盘最险,直线距离800米,垂直高度400米。有时我还会曲折走形,分散双腿着力点,减轻膝盖和腿肚的承重。

站在岱顶,葱郁清澈的山河一览无余。我给淘淘说,感谢你陪着姥爷爬泰山,使姥爷重新感受到与青春同行的活力与气质。回家提笔写了一幅字送给你:登高者必自卑,远行者必自迹。既是爷孙俩此次爬泰山的体会,也是姥爷对外孙的期待。落款写上“期待赵子昂同学学业大进”的字样。过几天,他就要走进大学校园,18岁的淘淘长大了,从今往后只可称呼他的代号:赵子昂。姥爷亦将要正式从工作岗位退下,成为家庭中人。泰山之行,成为爷孙俩生活的界碑。

新生活之路悠长,我们约定赵子昂大学毕业,再爬泰山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,直线距离800米,垂直高度400米。有时我还会曲折走形,分散双腿着力点,减轻膝盖和腿肚的承重。

养育

弄堂旧趣录